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18 女友说谎

“那你为什么早上看别人送花表白那么激动？”

“喜欢看戏又不等于喜欢演戏，再说在大街上被人围观是很难为情的，像个白痴一样。”

我问道：“那举办婚礼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多人围观……”

凌一尧想了想，居然露出紧张的神色：“是啊，还真是一道坎儿，好可怕，我现在就得开始作心理准备了。”

于是，她真的准备起来，譬如在打电话叫我去接她时，叫我带一点儿蒙古烤肉或者关东煮，见面交给她要含情脉脉，柔情似水，就像情人节送玫瑰一样浪漫。当我双手将食物奉上，她郑重其事地接过去，说：“哇，好香呀！”

那情景与情侣送花别无二致。

一天，她坐在椅子上，悠闲地荡着小腿，将我买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的，我拿着纸巾和矿泉水在旁边伺候着。她喝了一口水，抬头望着外面的天空，然后掏出手机，说：“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合一张影吧。”

她挎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平举手机刚要拍摄，手机就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顿时紧张起来，一边往旁边走，一边低声嘱咐我：“我妈打来的，你别出声。”

原先温馨的气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相恋多年，她经常说这句话。在年少时，我们像两个贪玩的孩子一样，喜欢偷偷摸摸地经营这种隐秘的地下恋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分窃喜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弥漫却又无法

说出口的压力。

我们这拨青年通常会遭遇一个滑稽的现象，在十七八岁时，父母对我们的个人感情风声鹤唳，无时无刻不在严防死守，仿佛恋爱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丑事。但儿女到了二十三岁时，他们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对下一代婚恋的监察。

以我为例，高中因早恋而遭到校方处分的事情对于我爸妈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每当我给同学打电话时，我妈都会一言不发地从旁边走过，在吃饭时才问：“刚才你在房间里给谁打电话呢？”

上大学以后，倘若我在家给别人打电话，我妈又会借倒茶或者找东西的名义在旁边晃悠，然后满怀期待地问：“谁啊？男的女的？”

这个现象在凌一尧家显得尤为极端，她爸妈明令禁止她在大学毕业之前谈恋爱，他们说：“不要把青春浪费在那些不懂事的男孩子身上。”幸好，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周围的朋友也帮忙打掩护，放假的每次约会都由某个女生扮演崔莺莺的角色，把她从家里带出来交给我。

“你们结婚时我要当伴娘。”不止一个“崔莺莺”这样讲。

凌一尧读研后，她爸妈经常旁敲侧击地问她有没有谈恋爱。她怕父母反对，习惯性地隐瞒，直到研究生二年级，她爸妈要给她介绍对象，她才慌乱起来。

“我已经谈恋爱了。”她小心翼翼地

她妈妈在电话那头问：“什么时候谈的？”

凌一尧瞅了我一眼，说：“大半年了。”

“什么？为什么这么久了都不告诉我？”她妈妈的声音陡然提高，似乎恨不得立即从电话里冲出来，拎着她的耳朵，敲她的头。但她又缓和下来问：“他多大？哪里的？怎么认识的？”

“也是如皋的，以前高中时的同学。”

“噢。”她妈妈又问，“他也在读研究生吗？”

“不是，他大学毕业就工作了。”

我压低声音问：“要我和她讲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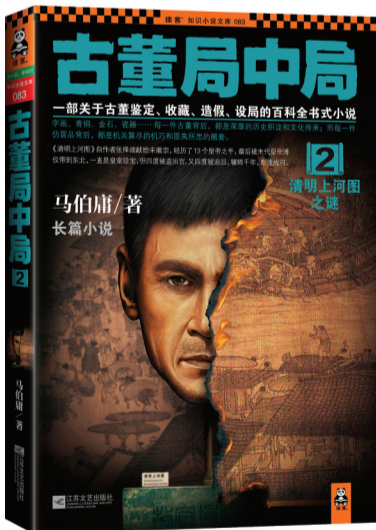
凌一尧捂住手机，小声说：“不用，你先做饭吧。”

她显然有些不自在，下意识地背对着我，话筒里的声音变得模糊了。我兴趣地起身去做饭，依然竖起耳朵留意着，虽然不知道她妈妈问了什么，却依稀听见凌一尧的只言片语：“他……在广告公司工作……刚升了部门经理……挺不错的，一个月工资大概8000元……”

我心不在焉地打着鸡蛋，情绪非常低落。

在晚餐时，我们默不作声地吃饭，气氛有些尴尬，连一声咳嗽都显得突兀。最终，我忍不住开口问道：“你为什么要对她妈说谎？”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21 被下套了

没过一会儿，钟爱华打了个电话过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他已经跟警方协调好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在给骆统的材料里，我提及了素姐的名字，说她是质疑的关键人物，但没写明她的下落，留了一个扣儿。我想等到郑州那边的专题一上报，恰好和这个疑点前后连上。

又是一夜不眠。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明亮的阳光，心想材料见报的日子可算到了。我挣扎着想起来去买报纸，可浑身软绵绵的，动弹不了，头晕得更厉害了。这时外头有人敲了敲门，我不用看，光听那敲门声就知道谁来了。我晃悠悠地下了床，把门闩拿开，推开门，门口果然站着方震。

“许愿。”方震的声音透出一丝急切。我应了一句：“啥事儿？”他见我面色不对，眉头一皱，先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抬起我的胳膊架到他的脖子上，朝外走去。我问他去哪里，方震像看白痴似的望着我：“医院。”我连忙摆摆手：“我没事儿，你把我放开。”可我只是这么轻轻一挣，眼前一下子闪过无数金黄色的小点，脑袋一晃，朝地板上栽去……

等到我再度睁开眼睛，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个吊瓶架子，在床头不远的地方有一把简易塑料椅子，方震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挺得笔直。他看到我醒了，起身按呼叫器。一个小护士抱着病历板进来，查看了一下我的情况，写了几笔，转身出去了。

“我是在哪儿？”我问。

“301医院。”方震回答。

301医院的单间病房？我这也算是享受高干待遇了。我又问：“我是什么病？”

“肠胃炎，还有愚蠢。”方震面无表情地说。

我转动脑袋，想看看现在是几点钟，可病房里没有表。我正欲开口询问，门外忽然一阵喧哗，似乎有争吵的声音。方震推门走出去，外面的喧闹声小了点。很快门被再度推开，郑教授和刘局一前一后走了进来。我看到门外好像还站着十几个五脉的人，个个面露怒容，摆出一副若没有方震挡在那里就要冲进来的样子。

刘局把门随手关上，神色凝重。郑教授连我的病情都没问，几步走到床边，手里抖着一张报纸：“小许，这是你写的？”

我拿过报纸一看，是今天的《首都

晚报》，新闻标题起得很抓人眼球：《佛头奇才再破奇案，故宫名画实为赝品》。

“是我写的。”我把报纸放下，心情变得好起来。

郑教授看着我得意的样子，不由得大为恼怒，声调都变了：“这就是你打听《清明上河图》的目的？”

“没错。”

郑教授见我居然还顶嘴，痛心疾首地拍着床边：“你知不知道你这次胡闹闯了多大的祸！”

“那两个疑点都是客观存在的，我自然有权质疑。去伪存真，难道不是咱们五脉的精神？”我脖子一梗，眼睛瞪得溜圆。

郑教授叹息道：“唉，我真后悔，我应该早点儿查出五脉中是谁参加了鉴定组。你如果早早知道，就不会做这样的蠢事了。”

“您知道是谁了？”我一听，连忙追问道。

郑教授朝门外看了一眼：“1951年参与《清明上河图》鉴定的五脉中人，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你不但认识，而且对你有大恩——他就是刘一鸣，刘老爷子。”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马伯庸 著）

我枕着海绵枕头，看着天花板，四肢疲惫不堪，精神却无比亢奋。我辗转反侧了大半宿，迷迷糊糊就是睡不着。到了第二天早上，病情更严重了，我几乎起不来床。我强拖病体给《首都晚报》的骆统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些天自己看到的情况。骆统倒是挺客气的，安慰了我几句，说派人上门来取材料。